

人生 是什么

蒋雪芹 著



三联中文出版社

人生 是什么

蒋雪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是什么 / 蒋雪芹著. -- 香港 : 三联中文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6852-4583-4

I. ①人… II. ①蒋… III. ①综合作品集—文学作品—中国—当代 IV. ①I216

人生是什么

作 者: 蒋雪芹

责任编辑: 张 霞

封面设计: 杭州众书文化

出版发行: 三联中文出版社

地 址: 香港九龙弥顿道 208-212 出版大厦

印 刷: 三联中文出版社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6852-4583-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散文在线网站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病历卡上的诉说.....	1
给蚂蚁的一封信.....	15
解说中国婚姻之现状.....	19
文化有规矩.....	23
母亲的坟.....	26
闲说《赵氏孤儿》的不同版本.....	30
一封奇怪的信.....	33
重男轻女.....	36
不用叹息.....	39
故事日记.....	43
今天是清明.....	45
人生是什么.....	49
我的中国心.....	52
心愿.....	54
一份特殊的礼物.....	60
最毒妇人心.....	63
长嫂为媳.....	68
江山传奇.....	71
军警纪事.....	79
生日杂感.....	94
幸福的人.....	100
两封旧信.....	110

致柳亚子的一封信.....	112
感动洪铭.....	119
江山记者组对驻站作者三公主的采访.....	124
六月，关于女人.....	133
化嫁接的桥梁.....	136
我在江山淘到第一桶金.....	138
燕儿的自白.....	141
致月儿长圆的一封信.....	147
写给母亲的信.....	151
浅谈欧阳中石的书法之美.....	160
浅议书画家刘忠书法.....	163
祭奠安娜.....	167
艺术之美.....	169
一个绝症女孩的支教日记.....	171

病历卡上的诉说

一

说起我的病情真是一言难尽，从出生到六岁我是个健康活泼乖巧的小女孩，虽然出生在偏僻贫穷的农村，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没想到六岁那年的夏夜，我在院子里乘凉，一觉醒来，天明两只脚肿地就像馒头，无法走路。父母把我弄到医院，说是“化脓性关节炎”，当时就在脚踝抽了两大针管子红黄的脓水。

更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因为腹泻痢疾，我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引起全身大大小小的关节发炎，连张口喂水都困难，当时医生就怀疑是“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不死的癌，治不好的病，父母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把家里的粮食全部卖光，带我去大城市（南京军区医院）检查，这是一家名医院，医师们都是专家，说每句话都带权威性的，结果从他们口中确诊我这是“类风湿”。其实给我初诊的那位医师，也是大医院分派来的，当时他就说：“这小女孩一辈子算是完了！”

母亲以为我会死，背人处学会了吸烟；父亲打工每次把挣的钱交给母亲，转身就走，他不敢看我。可是一年过去了，我没有死，烧退了，竟然慢慢的能下地走路了，母亲这才知道我

这是慢性病，只要不感染不发烧，病情稳定，有药保着，就死不了！

从六岁到十二岁，每一次病愈，都像正常小姑娘一样，上学，踢毽子，跳皮筋，在班级里还是跳舞唱歌的文艺委员，体育课上率领女生和男生拔河比赛，回回第一名，到了期末，我会把学习奖状抱回来一大堆。记得那时我心气高傲地对父母说：“本人将来要考名牌大学，出国留学，去大城市工作，俺才不愿做你们这没出息的土农民哩！”

我说这话不久，就小学毕业了，并且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收到了镇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很高兴，给我买了花裙子，新书包，骄傲地把我送到新学校。

二

但万万没想到，中学没读一个月，我突然病倒了，这次犯病迅猛，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大量的激素药，把我彻底弄得“面目全非”，满月脸，四肢上的汗毛又粗又黑，像个“原始野人”了。

那时，食不知味的我，紧闭眼睛两手捂头痛叫着直撞墙！那时来查病房的医生无奈地对母亲说：“没办法啊，不用激素，这小孩的命就保不住，怨命吧，别怨我们狠。”说着尖长的针头刺入我两个膝盖骨，能听到粗长针管内的激素药水在深深骨缝里漫延的声响。他们说这是“封闭针”，可以临时阻止病情的发展，但不能长期注射，因为它抑制人体免疫，会影响儿童发育。

尽管这样，我还是硬被注射了一个月的“封闭针”，因为医

生们无能为力，他们想救死扶伤，为了把我从死神手里争夺过来，当然是不顾后果和代价的。

尽管这样，我的四肢关节还是出现了畸形，渐渐的，一双灵巧的小脚板变得像“驴蹄子”，两只小嫩手怎么看都像“鸡爪子”，唯剩下一张漂亮的小脸蛋，也被激素弄得肿肿胖胖像个圆球。

于此同时，我的性情变得古怪异常，敏感、多疑、性情暴躁，夜夜梦到父母把我遗弃了，他们把我扔到路边，扔到车站角落，任我哭，任我喊，不闻不问，冷冰冰地走远，吓得一身冷汗的我，醒来后，抓住尖利的刀片向自己身上直扎……

这种症状，直到停服了激素药后，才慢慢好转。休学了两年，回到学校，从初二下学期开始读，这时候，功课压力大，班上的同学老师都不认识，加上这次病后，明显感到身体沉僵，经常疲乏腰酸，上学放学独来独往，走路低着头，孤僻自卑，这才意识到自己再不是以前那个活蹦乱跳的小燕子了！

三

从此，我就像八十岁的拄拐老婆婆，与同龄人相比，我做啥事都力不从心，行动就气喘吁吁的，可在我心底，那股少年朝气地喷发，每时每刻都不曾消失。不能踢毽子，不能跳舞拔河，没精力和人家畅谈“国家大事”，我就笨鸟先飞。我借书查资料，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天天熬到半夜，为的就是把初中三年的功课在一年中补上去，可是在我考高中收到“复选通知书”时，又病倒了。

这次病情发作，不像上次那样迅猛，它像“文火慢炖老鸭”，病毒在体内一点点地吞噬我的骨质，不知不觉潜隐了那么久，等到我在低烧中清醒时，四肢中唯一完好的髌关节开始隐隐作痛。

不能再逞强了，我把“预选通知书”撕个粉碎，老老实实在家打起了抗生素，这次没住院，母亲长期监护我，早已跟护士学会了打针。连续两周的“青霉素”针剂，终于止住我的痛。

母亲说：“从今后就学点缝纫吧，等两年找个婆家，出嫁后，我和你爸也就安心了！”

我摇摇头，不，我还想上学。

“还上！”母亲火了，“你也想想，“村里有几个丫头像你一样好运？别说你有兄有弟，要娶媳妇要花钱，就算你一个独苗儿，也不能由着你性子来！这些年要不是看你有病，你爸挣的那点钱哪能轮上你花？”

我也火了：“现在社会男女平等，凭什么给他们娶媳妇就不让我上学？噢，我是有病……可我想得这病吗？老天爷让我得的，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小病算什么？”

母亲差点气晕，摸起扫帚赶上来，要不是串门的舅母拉架，这顿揍我是挨定了！

等心静下来，我对自己的“胡搅蛮缠”，觉得莫名奇妙，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小时候的“乖巧温顺”都哪儿去了？

我们母女吵了几次，最终母亲还是没犟过我，第二年春天县卫校招生，她送我去学校，为我交两千元学费的时候，我心

头忽然一酸，两个哥哥娶媳妇要花钱，两个弟弟生活要负担，母亲总是把父亲挣的那点钱先照顾我。想想从小到大学费不算，光治病吃药所花的钱都无计其数，可父母借东凑西，家里经济的拮据，我从来又顾及多少？

我知道自己的自私，可当时不知为啥，我就是想上学，想读书，也许冥冥之中，我已经预感到将来的不祥，因为平常所接触的医学知识，让我知道类风湿病人的结局就是“瘫痪”。瘫痪的下场，瘫痪的滋味又是什么？所以我要乘现在还能自理还能走时，不顾一切地疯了似的朝学校跑，这是我出门增见识最后的机会了！

感谢父母，他们不重男轻女，明知道对我都是无望的投资，却一次次的满足我！

四

卫校两年，确实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除了内外科中西医外，还开设了“生物、化学、寄生虫学、人类优生学、免疫学、生命基础学以及政治语文等十几门学科，使我这个初中基础差，高中不能上，大学又无门的穷丫头大开眼界，而且学校还有图书馆，尽管病痛缠身，我还是感觉从未有过的幸福！

可这时候，我上楼梯已经很费劲了，教室在二楼，楼下的大寝室，住了二十多个女生，其中有两个和我是好朋友，每天中午她们轮换着帮我去打饭，对我很是照顾，当然为了表示意思，考试时我会悄悄地塞给她们纸条儿。因为考不及格，一门要罚八元钱，她们并不是不聪明，而是青春年华谈恋爱的好时

节，宁愿用这八块钱给男朋友买条领带，也不愿送给学校这个“喝血虎”。她们家住城里又有钱，只是沉浸于恋情没时间学习罢了，我们惺惺惜惺惺，她们同情我这治不愈的病，我羡慕她们丰富的情感。周末，人约黄昏后，看到人家成双入对……你心中不感慨是不可能的，每当这时，我便会一个人悄悄躲到图书馆去。

我的髌关节愈来愈痛了，先是右，后是左，怕发烧，怕炎症，每天吞服着二十多元钱一瓶的“阿司匹林”，祈祷着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毕业，我总不想拿父母的血汗钱半途而废。可是这种药物抗凝，由于长期服，竟打乱我作为女孩子的生理周期。这下完了，整日昏昏沉沉，没精力听课，两个好朋友慌了，偷偷地买来鸡蛋，给我开小灶。因为长期以来，我每天只吃咸菜馒头，喝白开水，家里给的生活费我得节省着买药。不吃不穿不享受，我都不能让它犯病，否则临来学校前，向母亲许下的保证又怎么交待？

我对待事情认真，只要向人许了诺，就一定有始有终，不然我的心会不安。可是两个好朋友却骂我太痴傻，说：“人是铁饭是钢，营养跟不上，还谈什么有始有终，再说那是你亲老妈哎，和亲娘老子有啥好认真的，真是书呆子气？把这鸡蛋吃了，不然期末考不好，可要害惨我们啦！”

还有，那一天中医和西医合伙搞试验，大家顺便谈起“风湿和类风湿”的区别，这时有几个同学回头瞅我，一直以来，他们看我上楼梯的艰难，以及体育课上我学太极拳所出的洋相，和我平时动作的那种沉重感，都以为我患的是“风湿症”。

患“风湿症”的人容易导致心脏病，有生命危险，但不会毁坏关节；而“类风湿病人”会致使关节畸形变残，但不会侵犯心脏，没有生命之忧。

这两种病的症状相似，都是关节痛，遇上阴雨天身体难过的很。只是我患“类风湿”从十三岁那年严重以来，感觉每天都晨僵，身体疲乏无力，关节呈游走性痛疼，长年低烧不断，贫血消瘦，整个少年青春期，我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到现在上卫校，要不是每天服用那么多镇痛消炎的药物，我再有毅力也难以支撑下去啊！

所以看到同学异样的眼光，我唯有苦笑，谁叫我想上学的？谁叫我不信命的？不顾病痛，不顾父母的烦难，一意孤行，硬是要来这儿读书，到底图的什么？病魔缠身，文凭对我是无所谓的，我也知道就算能撑到毕业，就算能被哪个医院接收，我也是没精力工作的，这种病太磨人了，它不急不徐剥夺着你进入社会自立的权力，损耗着你的精力和坚持再坚持的毅力！

可我还是咬牙坚持到毕业，两个好朋友捧着大红烫金的“红本本”兴奋异常，老早就让她们有权有势的老爸老妈给找好工作单位了。出于同窗情谊，她们也要给我开这个方便之门，我说自己身体透支，累的很，先回家休养一阵再说吧。

五

谁知一回到家，就栽到床上，自此不起，三个月后两个好朋友来看我，两眼昏花的我，竟认不出其是谁了？她们骂我不够“哥们”，带着恨意走后，再没来过，瘫卧在床的我，从此便

与外界失去最后的联系。

说了谁都不信，从十九岁瘫痪到母亲病逝前两年，整整十年，我有七年都没见过外面的太阳。小屋里有一盏五瓦的灯泡，门，白天黑夜关闭，有时母亲送饭来，或者清扫屋子，门缝窗棂挤进来的一丝光线都会让我恐慌，因为习惯了黑暗，强烈的光线，反而受不了！

七年里，病情愈来愈重，这其间我有几次拒服药物，绝食几次，撞墙几次，用刀片割腕几次，但都没死成，因为得了这种病，你连自杀的力气都不会有！

闹腾够了，我便开始反思，既然想死，前几年拼命读书又是为了什么？人死万事空，活的时候，治病求医上学花光家里的钱，而爹娘无怨无悔地养着你，你说死就死，这么任性不负责任，父母又欠你什么？他们给你一条生命，你不感恩、不回报，反而一味地折腾他们，你这不叫“自私”又叫什么？既然这样，他们不如任你自生自灭了，何必一天忙到晚，为你辛苦为你忙？

这样一想，我便安静下来，床前有个小木桌，夜里痛地无法入睡，我就勉强依扶着小床，在桌上写字，把痛苦烦恼苦闷统统写出来，写完心里一阵轻松，身上的痛疼好像也减轻了。有时候心里没啥可说了，我就找书看，可周围人都忙着打工挣钱，谁家会有书啊？母亲跑遍几个村子也借不到，我正苦闷时，突然想起父亲以前在人家垃圾堆里，曾捡到一个旧书箱，里面有许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类的书籍，管它呗，为了打发时间，我且胡乱翻翻。你还别说这些书里的哲理性还真强，

尤其是几本关于“唯心唯物的辩证论述”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最后干脆把那本厚厚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当作课本读了一遍又一遍……

读书做笔记让我忘却痛疼，它是我的止痛剂。自此，我的心里亮堂多了，知道这个宇宙无极限的大，在远方，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他（她）都在坚强乐观的活着，比较起来，我这点病痛又算什么？

慢慢的，我不再想着孤独，不再寻死，也不愿意再哭泣，总之看待事物不再那么悲观了，尽管此时病情还是不见好转。

六

因为我不愿吃含激素类的西药，母亲开始给我找民间偏方，各种中草药制剂，但效果不大，活蛇，黄膳、蟾蜍、蝎子、马蜂……似乎所有的毒物都在我的腹内折腾过，但就是压不住“类风湿病毒”。说是以毒攻毒，谁知服了“五花蛇和蝎子”类的中药汤剂，竟把我的左腿筋拉缩了，左脚比右脚明显缩短了三寸，成了名副其实的跛子。

我急了，这不行，我不想成为跛子！于是狠下心，逼着母亲天天死扳那两条僵硬的腿，经过一年的时间，缩短的左腿筋才被硬扯硬拽出来！这时候两个髋关节已完全失去功能，两膝两脚踝和两只胳膊，还有两腰下面的髋髂关节都呈炎症中，自己压根翻不了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除了头能微晃外，脖子朝下都像死了一样，全身骨节痛疼难忍，碰也不能碰一下，由于长期不能动，上下肢肌肉都萎缩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总有一天，我会好的，只要不再疼痛，我就能下地走路，还像以前那样跳舞唱歌踢毽子，还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小燕子！

梦想是美好的，可事实上，我的病情却在恶化，发烧，全身所有的关节发炎，痛疼加剧，口张不开，喂不进去水和药物……

看着躺在那儿像死人一样的我，迷睡不醒，母亲呆呆发愣，这么多年都是她一个人看守我，自从十三岁那年住了一次院，以后每一次犯病，我都是在家吃点小药硬撑，对此母亲也不说啥，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压根住不起院。

可是这一次，我老是迷睡不醒，母亲感到害怕，她不再出去做农活了，整日整夜地陪着我，半夜里，她给我翻身，突然看到我赤红的脸上露出笑意，口齿清晰地说：“妈，等我好了，我还去上学……”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那儿，眼睛瞪圆，她认为我这是说胡话，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因为我已经昏迷三天了！

可我要求喝水，我真的醒了，我说：“妈，如果我要死了，你就把我身上的好器官，像心脏，像眼睛，像肝肾……都卖了吧，卖了留你和爸养老，家里啥都没了，以后怎么办呢？”

母亲啥都没说，她慌忙抱起我的头，把准备好的药物掺水灌进我的喉咙……

我死了三天整，从“鬼门关”又回到了人间！

也许我的阳寿真的未尽，又也许病魔被我磨烦了，它开始躲避我，因为从这以后，我身上的痛疼慢慢消失，腿脚和手都

有些劲儿了，面上的笑容在红润中浮现出愈来愈多的灿烂。终于有一天，妈妈在院中做针线，我扶着棍子悄悄地来到背后，双手蒙住她的眼睛，母亲不知道是谁，只听到院子里，阳光下，到处是她女儿燕子的欢笑声……

七

病情稳定后，父母带我重新去大医院检查了一遍，当医师看了我的病历后，惊讶的嘴巴好半天没合拢，最后说：“算你大命，这病属国际疑难杂症，虽是不死的癌，但由于是免疫机制的问题，目前没有根治的良方，长期痛疼的病人，没有几个能持撑到晚期的，常常是病本身没绝望，心就绝望了。其实这种病只要能熬过前期中期，到了晚期，它就会自己愈合。你现在不痛了，是良性发展，以后只要保持心情乐观，随着体质的增强，会恢复的更好的。至于损坏的关节你们也不用怕，现在医学发达，可以通过做置换手术，来恢复病人的自理功能，保养的好，你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漂亮女孩，祝你好运!!”

那一次检查，医师的话，让我们欢喜又忧愁，因为置换关节分好几种，那种持撑关节的金属材料，也分优质和劣质，优质的能管十年二十年，但价钱贵，一个没有十二三万拿不下来；劣质的便宜，四五万就可以了，但人家只能保证你四五年不出问题，其它就不管了。

谁都想做个安全平稳没有后顾之忧的手术，想想自己要换几个关节，这种天价费用，岂是我们这样的家庭所能应付的？回到家中父母为了安慰我，说：“丫头别愁，只要我们不死，二

十年的时间，就一定能给你攒够手术费！”

哥哥弟弟们都已成家分出去了，听到这事，没人说啥，但从那表情上，我能看出来他们都希望我嫁人。母亲为了这个大家庭的团结，到处托人给我说亲，但是像我这样的病残人，家里又没钱陪嫁，是很难被人相中的。最后倒是有个歪嘴斜眼的男人像买牲口一样地打量我，第一句话就实话实说：“你能生小孩吗？”

我表情木然极了，对他摇摇头，说：“不知道。”可是那个能说会道的媒人老头却用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贼样盯着我：“你已经三十了吧，嗯，不错不错，小脸蛋水灵灵的，还是那么嫩哩！”

老头的话顿时震醒了我，不是吗，从十九岁瘫痪到现在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光阴，十年的青春，都在病魔的摧残下度过。从十三岁的豆蔻年华到十八岁的花季青春，我没有一天一时一刻一秒不在痛疼中挣扎，到现在我怎么会被折磨成一个任人宰割，任人侮辱，没有反抗能力的残疾人了呢？！

那一刻，我恨透了这个世界，我一巴掌赶走了那两个臭男人！然后我对父母和那一帮力劝我嫁人的亲邻们，冷笑着说：“你们死了心吧，甭说这样的废物，就是总统亲自来求婚，给本人下跪，我都睬都不睬！”

八

其实也不能怪父母和家人，亲人们都希望我好，生在贫穷的家庭，一天三餐能有顿温饱饭就不错了，手术治病对于乡下